



## 家的流速，回家或離家的沒語季

梅雨帶來大雨，水圳的水幾乎滿出來，雞寮停水好幾天，又得重新整理水管。

雞寮旁那條水圳，水源起頭是Yayung Qeycing<sup>1</sup>，我們游泳的第二關。第二關是相對應的序列，下游一點清水橋下是第零關，再往上游公墓和納骨塔前是第一關，最後是第二關。潭水的範圍更廣更深，最多人去玩，也最多人死在這裡。

第二關山壁下方被水沖破一個大洞，也不知道是天然還是人工，我猜是天然。洞穴貫穿一整座山，緊接著被修築成一條水圳，從我們支亞干往東南蔓延，灌溉林榮、南平、北林、大榮那些平地人住的地方。

水經過支亞干和隔壁新白楊部落的土地時，水比地低，看得到吃不到，要吃水得自己想辦法接。水圳接水對於部落人相對不容易，也相對少人直接用水圳的水，大家走上數公里從山上找溫和的水源，水管擺置好，水自然地從高處往低處流。

水圳隨著季節變換水位和水勢，天氣穩定時，水流溫柔，像輕薄的海帶任你揉捏，帶往山上，帶往家中，帶往田裡；天氣不穩定時，水是馬路上暴衝的狗，齜牙咧嘴，該往低處，卻偏偏往高處，咬住水管瘋狂亂竄。

農田水利會在颱風來臨前關閉源頭的水閘門，梅雨季則不會，一旦大雨侵蝕，水就無法乖乖地流進我們安排好的進水孔。

1 Yayung Qeycing：照不到陽光的溪，清水溪。

搬出家裡快三個月，很多tama<sup>2</sup>和bubu<sup>3</sup>的訊息都是從兄弟那輾轉得知，tama說很丟臉，住在我們家上面的人都一直說話，你怎麼可以喜歡男生，你怎麼可以做噁心的事。Bubu說很想你，很想要你回家裡住，可是你丈夫不行……。

剛離開時，LINE的訊息滑開總是這些話。他倆無法開口對我說，也無法開口對兄弟說，只能用手機打出來，一個字一個字地傳送。兄弟們從沒有複製貼上再轉傳給我。也許怵目驚心，缺乏口氣的文字比言語更加血腥暴力，他們濃縮再詮釋，等我接收到已是簡易的、無關緊要的陳述。是水圳清澈的水，無論如何都會往低處流，流到我和tama的雞寮，中間過程一切省略。

雞寮是兩年前tama和我一起蓋的，純手工，夏天汙水的傑作。沉默是我們的溝通工具，身體自然地相互來往是我們的相處方式：埋柱子的時候、架梁的時候、釘浪板的時候、接水管的時候，我們的對話加起來不及一首詩，我們之間有一條隱形的臍帶，不需要言語就能讓事情往同一個方向前進。我喜歡屬於我倆的沉默，風吹在他的手臂時，我自然地放下拔釘器，有默契地遞冰凍礦泉水給他，兩個人停下來休息。風告訴他歇一會，風也告訴我該躲進血桐樹的影子下了。

前一天tama打給我說早上六點一起換水管，一定要兩個人。隔天他說身體不舒服，明天再去吧。我想著可以自己來，巡一遍管線的狀況，預估只需要加長進水的部分，水就能向下流。

跑去鳳林鎮泰昌水電材料行買水管，老闆娘是tama的國中老師，看到我說你是不是胖了，對，我變胖了。你吃太好，對，我吃很好。你爸爸現在做甚麼？好像例行公事，每一次國中老師都得問這題，我爸爸每天跑來跑去。

2 tama：父親。

3 bubu：母親。



我其實預先在田裡割下一段水管，我有記數字障礙，怕自己買錯，但也許潛意識想要測試，接了那麼多次水管，也該記住每一個尺寸對應的數字了，最後切下的水管被我扔在雞寮某處。

面對架上琳琅滿目的粗細水管，我又慌了，用手摸一下，應該是這個，買了三條6分的水管回去。開回雞寮的路上，看著側身用尼龍繩固定在右方後照鏡的水管，總覺得不像，不是它，對，真的不是它，腦中浮現過去最常買的尺寸數字，1硬擠，是1硬擠。

我放棄回頭材料行，直接到雞寮。雞寮裡有許多用剩的1硬擠和接頭，幹，白白去國中老師那一趟……。

本來水管的起頭，入水的地方，我們用好幾顆大石頭固定，水勢強大把石頭沖走，悉數堆積在用鐵網罩住的水圳下。石頭把水隆起，水管浮出水面，像蛇蜿蜒跳舞，水無法順著小洞繼續前進。

我把鐵條插進網洞，用槓桿原理加上水的流速，抬起石頭，手指感覺到鬆動，趕緊用力把鐵條往前壓，水幫忙把石頭沖走。每沖走一顆，槓！槓！槓！槓！發出聲音，所有的石頭全部被移走後，水管終於沉入水圳底下。

水管經過的這一段，農田水利為了方便巡查，加裝厚實的鐵網。心想每次大水來，鐵網下方的水管無法管理，如果能在大水來之前都把水管先收起來，等水小了再放回去不是很好嗎？於是用鋸子細密的牙齒，割斷鐵網下段的水管，再慢慢從上段把水管抽出來，水管放在鐵網上，進水的部分加了三根1硬擠，慢慢把進水頭放到水裡，水還是不進來，後段水管架高在鐵網，前後高低落差不平衡。

水是bubu不願意聽進去的話，無法進入雞寮的叛徒，無法共享永生的我。

餐桌上我喝南瓜菜湯，bubu問我上面的人說你在臉書貼你喜歡男生，是真的嗎？是啊，斬釘截鐵的兩個字。你怎麼會這樣啊，我真的

好擔心，我沒有辦法接受，聖經沒有辦法接受，媽媽不能跟同性戀住在一起。妳不要就不要，我搬出去，反正後悔的會是妳。

湯還沒涼，半碗空在桌上，我拿鑰匙開貨車出去，車子引擎很大聲，可是我的心裡好安靜，我算是被拋棄了嗎？埋了三十幾年無法說出來的話，我想像過各種出櫃的場景，結局大部分是美好的，我們會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訴說沉痛，抱在一起說：「怎麼樣你都是我的孩子」、「怎麼樣妳都是我媽媽」。可沒想過一切來得如此迅速，習慣不對話的我們也不習慣把話消化，bubu開始高分貝說出耶和華、聖經、教會那些關鍵字，下意識我已經排斥無法聽下去，用結局打斷各種言語的發展。

我要搬出去了。

說是搬家，其實也沒多遠，隔壁鳳林鎮林榮里，距離不過2公里，騎車5分鐘，走路15分鐘。整頓好各種家具，我傳訊息給bubu，我搬出去了，但每天還是會回去餵雞。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這種關鍵簡訊裡提到餵雞，好像那個住了三十幾年的家，我最重要的功能是養雞。「我好心痛！」Bubu的第一篇簡訊，我回覆我沒有一天不心痛，「鍋碗餐具棉被枕頭冰箱電風扇有嗎？家裡很多。」Bubu的第二篇簡訊，我笑著輸入：「明天回去拿。」

與其挖出心裡各種艱澀難懂的感覺，表達成言語，書寫成文字，我的tama和bubu更習慣現實一點，日子總是要過，就算你是同性戀，還是得煮飯吧，就算你每天晚上抱著男人睡覺，還是需要蓋棉被、躺枕頭吧。

隔天早上，tama打電話給我說去修水管，下梅雨的第五天，雞寮停水的第三天。他把下方原來固定在水泥坡坎上，被大水沖得搖搖欲墜的水管撿起來，敲上鋼釘，鐵絲旋轉纏繞水管；他把鐵網上的水管再次切斷，收進掩蓋的鐵網下方，他沒有問我為什麼要把水管置於高



處，我也沒有解釋，我們只知道要讓水順利地流進雞寮。

水源頭需要用大石頭綁住固定，我們一起從旁邊的田搬來一顆巨石，比我倆的肚子還大。石頭放在岸上，鐵絲和電線纏繞水管，老虎鉗夾住打結的線，順時鐘用力旋轉。他綁一條，我綁一條，他那條把水管固定在大石頭旁，我那條纏住水管不讓他晃動，再補上好幾條，我們的線不分彼此，最終糾結在一起。

鐵絲劃過他的手，鮮紅的血流出來，tama把手放在水裡，很快地被泡沫沖走，血像煙霧迅速稀釋成只有水的白色，我沒有開口問他痛嗎？我們習慣工作受的小傷口不足掛齒。

大石頭要慢慢放，他說以前跟他爸爸都這樣做。我們一起下水，大水簇擁到鼠蹊部，他在下游，我在上游，我怕他的雙腳遲鈍無力了，沒有說我站在他的上方是想幫他擋擁擠的水波。我們一起抱住大石頭，身體彎腰，雙腿曲折，輕輕地，石頭和水管一起沉到水底。

我們走到雞寮裡面，水管像打嗝般吐出一口又一口的水，再過幾秒，瀑布般綿延不停，流進沉沙用的小水缸，再流到前幾天我挖好的大坑中。

我最後巡一遍水管走的路，一處磨損的傷口，噗茲噗茲的噴出水，我用黑色的電器膠帶綑綁，直到洩氣聲消失，仔細一看右手的食指，不知道甚麼時候劃破一條不深不淺的傷口，我把手指頭放進冰涼的水，血染紅了水圳，往東邊流去，尋找tama的血。

小的時候，我們在水圳旁種文旦，那時候的水圳不似現在，水泥固定方正的凹槽，規矩的水溝模樣。那時候的水圳是一條小溪，我和兄弟們在水裡盡情擺動身體。Tama怕我身體太小，會被水沖走，我被扛在他肩上，像烏龜趴著。我們一起潛入小河中，我害怕地在水裡張開眼睛，白色泡沫圍繞眼前，陽光照射到溪底變成淺淺的橙黃色。Tama的肩膀有一個模糊的刺青，那是一條尖嘴鯊魚，藍綠色的條紋被

水塗抹得斑斕耀眼，我長大後也要當一條鯊魚，背你到水裡，幫你扛石頭，替你蓋雞寮……

Tama浮出水面「再一次嗎？」，「再一次，再一次……。」